



携手浇灌“夜之花”

来自广州的“夜经济”对话

新华社广州8月7日电(记者王攀、邓瑞璇、董博婷)灯火璀璨的珠江两岸游轮川流不息,华灯照耀的“花城汇”广场光影变幻莫测,摩肩接踵的天河路商圈人声鼎沸,有“千年商道”之称的北京路游人如织……这些交织在一起的“夜之花”,共同构成了富有岭南特色的“夜广州”。

广州是一座善于通过夜色展示自己风采的城市,广州人大都有享受夜生活的习惯。随着时代发展,如今广州的夜生活正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。新时期,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该如何发展“夜经济”?在珠江之畔的桨声灯影里,来自广州市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如此对话。

有了“东风”,才能“夜放花千树”

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既是城市繁华与便利的标志,也是对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考验,特别是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中的“夜经济”,更需要政府吹起的“东风”。

“企业是市场主体,商家比我们离市场更近,更能发现市场需求、满足市场需求。政府要顺应市场,为企业对接消费者需求营造良好环境。”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尹志新说,“假如大多数商家都有延长营业时间的需要,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是尽量让消费者有足够安全、顺畅的交通工具回家,这就是夜经济需要的东风”。

■新华时评

让『夜经济』灯光温暖百姓夜生活

万家灯火,万家浓情。“夜经济”有标志性商圈,夜文化有代表性场所,而老百姓的夜生活是无所不在的。在经济社会普遍繁荣的新时代,“夜经济”不只是商圈的事儿,不只是城市的事儿,“夜经济”灯光要照亮城乡,更好温暖百姓夜生活。

“夜经济”,主体是人的夜生活。发展“夜经济”,服务夜生活,在集中消费娱乐的商圈之外,要更多面向社区服务,要像上海等地一样,努力为24小时便利店进社区提供便利,让人们更好享受家门口的“夜经济”。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,目前我国有便利店10.6万家,每1.3万人拥有一家便利店。日本约每2248人拥有一家便利店,按此密度计算,我国拥有70万家左右社区便利店的潜力。一个深夜便利店,并不需要商品多么丰富,饭团、关东煮、方便面、咖啡,这些最常买的东西就够了。夜归人即便不买东西,也愿意下车后先进店转一转,与店员互道一声温暖的“你好”。

的确,一个地区的夜晚灯光亮度与其经济繁荣成正比,但这灯光不需要那么辉煌夺目,不需要卫星图片都能显示,只需要街角一盏灯,就能体现一个社区“夜经济”的真正夜色。

“夜经济”表明夜晚不仅属于睡眠,然而良好睡眠却属于“夜经济”。目前助眠枕头、助眠香薰、助眠眼罩等“睡眠产业”迅速发展,在由发达国家及地区主导的全球睡眠产业中,每年上万亿元的中国市场正呈现后来居上之势。阿里、苹果、谷歌等科技巨头也纷纷布局睡眠领域,蜗牛睡眠、萤火虫睡眠、小睡眠、白噪音等助眠APP多达上百种。通过研发、推广、普及,从夜间瑜伽、健身到人工智能助眠,让人们更好地享受夜晚时间,在夜间能够更好地放松,更有质量地休息,更好地恢复身心,属于“夜经济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值得我们大力发掘。

“夜经济”不只属于城市,也属于乡村。从依托密云云干峪沟村30套民房的北京山里寒舍、延庆姚官岭村6个知名品牌组成的延庆民宿集群,到广州梅县区涌现的三舍、花间慢、志睦楼、雁南山居等有名品牌,我国乡村民宿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,“吃农家饭”向“借农家眠”纵深发展。2019上半年,途家乡村民宿交易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80%。最近三年间,河北丰宁当地的民宿线上交易额增长近50倍。国家信息中心《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9》指出,乡村民宿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、独特的人文风情、舒适的慢生活体验、较高的性价比优势,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城市消费者的青睐。告别繁忙喧嚣的城市,回归绿水青山中的田园农舍,在周末以及节假日“到村里住几宿”,正使乡村成为“夜经济”的新乡愁,点亮了寂静的山村、净化了疲劳的身心。(记者王立彬)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

事实上,广州市民夜间消费的热情一直很高。早在改革开放之初,“不管多晚都能吃上饭”,就是广州“夜经济”最显眼的标志。如今,逛街、购物、餐饮只是广州“夜经济”最基础的组成部分,如何为不断升级的消费变化提供更多服务和产品,满足从食、游、购到娱、体、演、展的各种需求,不仅考验企业的商业头脑,也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。

“在广州发展‘夜经济’的过程中,民间的商协会组织发挥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,特别是在跨界发展、打造‘文商旅联合体’方面,需要突破很多旧有的束缚和藩篱,这就需要政府和民间携手共同应对。”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焱说。

如今,总长2.8公里、拥有5座大型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和22家大型购物中心、12家五星级酒店、1000多家餐饮门店的天河路商圈,在广州的“夜经济”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。从建立商圈服务标准到制定商圈商业指数,完全由企业组成的天河路商会扮演了“总策划人”角色,广州市政府扮演了“总协调人”角色。

重构商业格局,打造“城市新名片”

在历史上,夜市曾是广州市广为人知的一张“城市名片”,也是“夜经济”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如今,随着城市环境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,传统的夜市已逐渐退出城市生活。取而代之的,是全新的商业格局和商业形态。

“政府部门积极鼓励商户‘升级换代’,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、引导业态和消费升级的有效措施。”尹志新说,如今,包括广州在内的许多大中城市已出现了新的夜间经济集聚区,这些集聚区正成为城市的“新名片”。

“从我们的城市新中轴线‘花城汇’广场和广州塔,到重庆洪崖洞、北京簋街、西安大唐不夜城,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夜游打卡地,为城市增色。”他说。

从广州的发展历程看,“消失”的夜市,一是室内化,商家转移到了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,店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;二是街道化,将商家聚拢起来统一管理规划,形成集聚效应,吸引更多客流;三是地下化,现在一些大型综合类商圈的地下都成了小商户的集聚地,它们往往开到很晚,餐饮零售一应俱全,深受年轻人喜爱。

为“夜经济”注入文化灵魂

2018年底的一个夜晚,300架无人机飞临珠江上空,和华彩斑斓的广州塔、光影变幻的创意灯光艺术作品一起,向数十万观众讲述了广州改革开放40年恢弘激昂

的时代篇章。如今,“无人机+灯光秀”,已成为广州“夜经济”的新标志,孕育出巨大的商业开发空间。

“广州的‘夜经济’正在成为一种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跨界新业态。”朱小焱说,近年来,从“财富论坛广州年会”到“亚洲美食节”,从“当广州遇见巴黎——花城魅力之夜”到“点亮全球地标”,广州的夜间灯光秀慢慢从纯粹的炫亮转向意境美,“我们不再单纯追求壮观的场面,更追求一种文化底蕴。”

特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“夜经济”可以持续发展的灵魂所在。在对话者们看来,广州的实践证明,将文化注入城市的夜生活,能为消费者提供焕然一新的消费体验,进而延长消费者的停留时间,拉动夜间消费模式多元化、链条化。

以闻名遐迩的珠江夜游为例,2016年,为振兴粤剧专门打造的“红船”正式从珠江启航。如今,这艘具有鲜明岭南风格的珠江游轮,载人饱览珠江夜景、欣赏粤剧、体验岭南风情。朱小焱说:“只有借助文化,才能开发符合城市定位和城市气质、凸显城市格调的‘夜经济’产品,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‘夜经济’。”

■题图: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珠江新城全景照片。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(资料片)

发展百姓身边的“夜经济”

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

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(记者林红梅、赵文君、季小波)最近,在各地政府出台的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,“培育夜经济”一词频频出现。现代“夜经济”有什么特点?政府部门在“发展‘夜经济’”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记者采访了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。

现代“夜经济”自带社交属性

“相比传统夜市,这轮‘夜经济’可谓是现代夜经济。”周天勇表示,现代“夜经济”保留了传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形式,并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,呈现出众多新的经济形态。

周天勇说,“夜经济”的消费场所从传统的KTV、夜市,转向电影院、咖啡馆、24小时书店、健身房等,这表明人们的夜间消费已不仅是单纯的消遣娱乐,更是面对面社交的一种形态。

周天勇分析,白领、创业者等年轻群体成为“夜经济”的消费主体。这部分人群工作压力大,加班成常态,与邻里沟通少。晚上下班后,通过喝酒、喝咖啡等方式放松身心、社交联络,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

“夜经济”的亮度反映了国际化程度

日前,一张由卫星拍摄的地球夜晚灯光图在网上流传。“经济学上称之为‘亮度指数’,夜间灯光的密度和强度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繁荣程度。”周天勇说。

“夜经济”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,也激发了地区的经济活力,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名片。银联商务数据显示,今年“五一”小长假,夜间消费金额占全天的29.92%。

“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,人们的工作需要越过时差,实现全球化同步生产。”周天勇表示,从广义上看,现代“夜经济”不仅是一种消费需求,更反映了人们夜间从事生产工作的新形态。中国“夜经济”崛起,反映了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,全天候24小

时融入国际生产合作。

发展“夜经济”政府要放活和管好

周天勇认为,发展百姓身边的“夜经济”,不仅可以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,还能促进解决就业、稳定收入,搞活城市经济。发展“夜经济”,最关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。

政府在“发展‘夜经济’”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周天勇表示,政府要放活,也要管好。政府部门不能简单地用条条框框的限制把“夜经济”管死了,更不能以罚代管,甚至出了问题一关了之,而要帮助商家解决问题,同时适当提高违法违规成本,处理好“夜经济”发展和城市管理之间的关系。

周天勇说,城市公共配套服务是“硬件”,政府要为企业解决供电、供水、经营场所等问题,为百姓解决夜生活的交通出行时间,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,除此等,“软件”服务也要跟上,对伴随“夜经济”发展而来的垃圾排污、噪音、治安等一系列隐性问题的,因城施策、综合治理。

政府要做好深夜“服务者”

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

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(记者林红梅、王雨萧、季小波)北京市出台13条措施推动繁荣夜间经济,上海设立“夜间区长”“夜生活首席执行官”,天津着手打造美丽“夜津城”……近日,多地政府纷纷出台发展“夜经济”相关政策,“夜经济”怎么搞?新时代下“夜经济”发生了哪些变化?政府在“发展‘夜经济’”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?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。

“夜经济”的内涵在悄悄变迁

提到“夜经济”你会想起什么?是路边小吃、地摊或是装满小商品的后备箱?在技术不断发展、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,“夜经济”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。

在许光建看来,谈论“夜经济”,要将它置于时代背景下观察。

“今天是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,消费者面临的选择非常多,消费诉求也在不断升级。过去谈起‘夜经济’纷纷想起低档、价廉,而现在人们追求的是品质和享受。”他说。

在许光建看来,“互联网+”是当代“夜经济”的另一时代特色。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消费数据显示,有1400万青年晚8时后叫外卖到办公区。数据显示,滴滴国内网约车日单量达到2400万单。

“外卖、跑腿服务、网约车……技术迭代升级催生‘夜经济’新业态新模式,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下,白天的主流消费在夜间也焕发了生机。”许光建说。

“夜经济”要重视“服务+体验”

数据显示,上半年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,服务消费占比为49.4%,比上年同期提高0.6个百分点。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提升,居民消费正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。

在许光建看来,“服务+体验”正是未来“夜经济”发展的关键所在。“有了互联网,人们在家动手手指就完成消费,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实体店呢?因为店里可以享受体验和服

务,这恰恰是网购的短板,也应该成为未来发展‘夜经济’的重点。”他说。

事实上,夜间体验式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刚性需求。2019年春节期间,西安“大唐不夜城”、重庆两江夜游等夜间体验项目火爆;今年元宵节,故宫首次开放“紫禁城上元之夜”活动,门票一开售便“秒光”……

“这些仅是旅游业的案例,在其他方面,夜间体验式消费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,例如博物馆夜间开放,个性服务的轰趴场所,户外文艺表演等,都是未来发展‘夜经济’的蓝海。”许光建说。

“点‘靚’夜空,点亮经济活力,‘夜经济’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名片。如何下好‘夜经济’这盘棋?新华社记者走访企业、政府和专家学者,听到不同的观点碰撞。”

睡眠之争:日落而息还是熬到深夜?

明月高悬,“夜游神”出门,身影活跃在灯火辉映的北京三里屯、广州琶醍创意园区、长沙解放西路……传统的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生活方式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当快乐成为夜生活的关键词,有碍健康则成为另一些人反对发展“夜经济”的理由。

“白天工作压力大,夜里就来放松一下。这里那么多项目可以玩,越到晚上心情越好!”正在北京华熙live和朋友们玩游戏的李春说。这里的夜晚有餐饮、街头音乐表演、互动展览、轰趴馆、游戏厅、VR体验、健身等众多元体验式消费。

在广州,还有夜间游乐园、夜间动物园、夜间农场等,吸引青少年晚上去玩儿,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也会陪同。

对于“夜经济”的兴起,“夜游神”们认为这是工业文明发达后的正常现象,是现代生活和节奏改变的反映。“现代人寿命延长,夜间活动时长和空间范围一定是相应扩大的,睡眠时间缩短不代表不能保持身体健康。”李春说,“电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作息规律,夜生活”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响应,因此应当增加供应满足这一需求。”

质疑者则认为,白天工作忙碌,夜晚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睡眠,尤其是在生活压力较大的城市和地区。提倡发展“夜经济”,吸引更多人成为“夜游神”,可能加剧缺觉问题,导致群体性“亚健康”。

发展“夜经济”,是为了丰富生活配比的选项。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费勇教授说,提倡“夜经济”是为人们的夜间生活提供更多选择、渠道和方式。夜生活需要,但也要适度。“睡眠和休闲同样重要,休闲是为了更好地睡眠。我们提倡让更多人合理安排和利用夜晚时间的‘夜经济’。”

模式之争:集聚式还是散落式?

各地“夜经济”百花齐放,有的把所有地摊、宵夜集中在一个区域;有的疏密结合、自然生长散落百姓身边。集聚式、散落式,到底谁是“夜经济”的正确打开方式?

有人认为,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讲,集聚式发展模式有利于管理、配套、交通、安全等方面的保障。对此,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说,两种模式各有利弊,关键是扬长避短。比如划定某块地方集中发展“夜经济”,方便城市管理,也会造成交通出行等一系列问题。

四川成都武侯区汇聚了锦里、玉林路等“集中连片式”网红景点,但在武侯区商务局商贸经济科科长赖可坚看来,这并不能代表武侯区夜间经济的全部,“小店经济”同样不可忽视。

“百姓的需求是多层次的。不少人对夜生活需求更接地气,带着烟火味的日子就够了。”赖可坚说,对于“外摆位”“跨门经营”等夜间经济形态,在不影响市容、不扰民、不妨碍交通秩序等大前提下,应积极予以引导、规范。

选择“夜经济”模式要结合当地地理、历史、自然气候、人文习惯等因素。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焱认为,模式选择与城市地域空间息息相关。

榴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被称为四季花城的广州,晚上尤其适合户外活动,春节有看花传统,但气候寒冷的地方就无法照搬广州的模式,而更适合集聚式室内经济业态,需精细化专门打造“夜经济”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,发展“夜经济”,需要因地制宜。一些大的居民社区,可以考虑散落式、社区式的“夜经济”;大商圈辐射范围更大,则较适合娱乐、体育、餐饮等多业态的集聚式发展。

角色之争:“掌灯人”还是“随行者”?

发展“夜经济”,政府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——夜晚的“掌灯人”,还是夜市场的“随行者”?

北京亮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马瑛瑛认同政策导向的重要性,“政策导向对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相关政策对我们来说是十足的好消息。”

除了政策先行,不少人认为,政府应当给予倾斜和优惠,引导“夜经济”发展。墨林娱乐集团北京地区总经理王锐建议,消费习惯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,希望政府能够把前门推广出去,让更多消费者知道前门是一个夜间消费、娱乐的好去处。

不少人认为“无形的手”应当在“夜经济”发展中起“先手棋”作用。“首先要有市场需求,才有政策的相应调整。政策跟着需求走。”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尹志新认为,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,政府应紧跟民众的需求,紧跟“夜经济”主体商户的需求。

事实上,发展“夜经济”,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不小的考验。在“夜经济”活跃的地区,要在城市管理、治安防控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,做到适应“夜经济”、服务“夜经济”。

“发展‘夜经济’不能靠政府定义,政府部门不能用政策、条例把‘夜经济’管死了,更不能以罚代管,甚至出了问题一关了之。”周天勇说,政府要起到放活和管好的双重作用。硬件要配套,应提供灯光电源、合理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;软件要管好,充分研究“夜经济”的特点,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环境、治安巡逻等随之而来的隐性问题。

节奏之争:“打鸡血”还是“镇定剂”?

发展“夜经济”是要“打一针鸡血”,还是“喝口镇定剂”?

最新数据显示,2019年夜生活市场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,覆盖我国多个城市;城市夜生活指数靠前的深圳、上海、北京等13个城市近四成人口认为夜生活时代正在开启。

庞大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,各地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已有13个省市区陆续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举措,从旅游、餐饮、文化、交通等多维度培育发展“夜经济”。

“政策实施要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,算好经济账。”尹志新说。他举例说明“通盘考虑”的必要性:公交公司可以亏,但公交公司加上市场的综合效益算起来如果是盈利的,那这个班车就可以开通。但如果综合算来依然亏损,那么拿公共财政去补贴就不合适,得实事求是。

成都市商务局局长流通产业处处长王永刚是一位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“老商业”。他认为,发展“夜经济”需要一个边界,哪些消费场景应该鼓励,哪些应该约束,值得探讨。

周天勇说,选择“夜经济”发展模式,要百花齐放,留足政策空间,发挥市场力量。发展真正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,才能促进解决就业、稳定收入,搞活城市经济。

“夜经济”的着力点,应当是真正为了民众生活需要。王永刚认为,如果仅仅为了促消费而“大于快上”“盲目跟随”,则违背了发展“夜经济”的初衷,落入了政绩工程的“俗套”。“应该久久为功,放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、延伸、提升上。”

(记者王优玲、董博婷、王攀、邓瑞璇)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

观点碰撞：如何下好『夜经济』这盘棋